

感谢上苍,我父母健在。父往90走,母近80,父离休干部,母退休医生,经济实力相当乐观。但他们认为对付寒冷的最好办法,就是穿上更多的衣服。对于我提出安装一台2匹冷暖柜机的建议,再三婉拒。这一次我索性明说出钱,他们说:你的钱也是钱。他们总是尽可能无期限使用所有东西,总是尽可能把钱存起来。我父母这一辈人,具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。更由于他们人生经历了数次突然变穷的遭遇,比如“文革”十年父亲工资停发,美德的另一面就变成了一个顽固的可爱的吝啬鬼。质问我:“如果我们不攒钱,将来老了怎么办?”

让我们来数数变老的好处

池莉

哈哈。瞧瞧,多天真,八九十岁人了,还认为将来才老。我我心一暖。这就是变老的好处之一:变老也就是在变小。正如人们常说的“老小老小”。天真原本是造物主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,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,可惜随着成熟会渐渐消失,然而可喜的是,它在年老渐渐回返。



仔细想想,发现变老的好处还真不少。当你在变老,你会庆幸自己没有夭折。夭折的可怕或许并不在于你,你只是失去了活着的机会,可你父母却遭受了巨大身心创伤。

当你在变老,过三望四了,你会庆幸婴儿肥终于从脸庞消失,代之以沉静气象,你开始往明白里

活了,做事情开始有点主意有点耐心了。当你年逾五十,发现世界如此混乱,人类如此复杂,形形色色战争与恐怖从未停息,大自然不停地发怒,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连绵不断,死神不仅威力无比还戴着种种面具偷袭;车祸空难溺水各种疾病,一颗黄豆气管以及千奇百怪的意外。你会惊叹自己怎么逃过了这么多劫难,而你身边的人,还真有人没能幸免。

你在变老,六十了。站在这道由中年通往老年的桥梁上,你会发现变老的好处:你总算熬过了中年危机。这是无数成功人士比如张国荣,都无法抵御的厌世诱惑。

当然,变老的好处,专属好老人,坏老人没戏。坏老人坏起来也叫人很伤筋脑的,不自私利,自以为,拽住权力不放,拽住名利不放,拽住社会热闹不放且尖锐刻薄攻击性强,贪婪饕餮吃相难看。不过说起来,坏老人并不是因为老了变坏,而是从小就坏。年老的脑残,多半年轻就是脑残,这就是俗话说的三岁看老。所以变老的好处,要从娃娃学起,实质上这是一门生命与成长的哲学。学好了,终身受用。

眼见证。七十五以后,衰老开始加速。仁慈的岁月,依然会补偿你,只要你也仁慈。生命全程最美丽的精神享受,终于到来。你可以完全放松了,你可以不再假装喜欢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了,你可以只做你力所能及的事了,你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回味人生就像观赏电视连续剧、一部长长的传记片、主角就是你自己。这是年轻无法拥有的享受,唯有人够老,够超脱,过程够完整,才能够审美距离。

你更老了,老眼昏花了,但却因为阅历足够丰富而心明眼亮,再也不会像年轻时候那么傻乎乎,被蛊惑受欺瞒、充当炮灰然后痛心疾首,悔恨不已。这个时候,你外在躯体逐渐衰败,内在智慧却日日更新,你懂得了何谓生寄死归:泰然自若,含笑归天,活得体面,死得高贵。

当然,变老的好处,专属好老人,坏老人没戏。坏老人坏起来也叫人很伤筋脑的,不自私利,自以为,拽住权力不放,拽住名利不放,拽住社会热闹不放且尖锐刻薄攻击性强,贪婪饕餮吃相难看。不过说起来,坏老人并不是因为老了变坏,而是从小就坏。年老的脑残,多半年轻就是脑残,这就是俗话说的三岁看老。所以变老的好处,要从娃娃学起,实质上这是一门生命与成长的哲学。学好了,终身受用。

望着残阳如血的天空和黄灿灿的沙梁,恍惚间竟如“壮士”一般。这时,一阵微风吹过,胡杨呼啸,似闻马蹄疾……董大侠指着脚下说:“你们这就进罗布泊了。”

这是我写于1997年10月7日的日记片段,那天,我从甘肃敦煌一个叫后坑的地方走进了苍茫的罗布泊荒漠,15天后走到了新疆的米兰。不经意间,我完成了一次梦想中的旅行——徒步罗布泊。

整整二十年过去了,当我再读我的这些泛黄的文字时,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而热泪盈眶。我在日记中提到的董大侠,便是那次徒步罗布泊的向导董务新,江湖人称董大侠。他多才多艺,擅长篆刻,酷爱摄影和音乐。他还是新疆大学的物理老师,同时还担任着新疆登山协会的主席,是一位著名的户外运动健将。他曾两次横渡天池、三次登顶博格达峰,至少十次穿越罗布泊……如今,董务新已长眠于天山脚下,但我至今难忘我们走出罗布泊的那个夜晚。

沙漠徒步,最开心的便是晚上。皎洁的月光如水般倾泻在茫茫的沙漠上,队友们三五成群围着篝火,喝酒聊天唱歌跳舞,全没了白天行走的辛苦。每当这时,浩瀚的夜空中便会传来一阵动人的歌声:塔里木河啊故乡的河/多少回你在我梦中流过/无论我在什么地方/都要向你倾诉心中的歌……原来那是向导董大侠在歌唱,悠扬的歌声,被他唱得声情并茂。终于在走出罗布泊的最后一夜,他道出了心中的秘密。

董务新说,看见了这几位上海队友,他便格外地激动,情不自禁地就想起了在当年务农时,一位来自上海的16岁的姑娘。

“这位上海姑娘好可爱,扎着羊角辫,整天蹦蹦跳跳,一口上海话好听得

像是夜莺在歌唱……”姑娘每天嚷着要听董务新唱歌,于是收工后,两人便来到塔里木河边。姑娘赤着脚在河水里嬉戏,董务新则放开嗓子唱起《塔里木河》。唱着唱着,姑娘便会起身伴舞。此时,金色落日层林尽染,塔里木河畔这两个年轻人鲜活多姿的身影,让路边赶着羊群的牧民都驻足相看……真是舞蹈伴歌声、河水映羊群,画面美不胜收。

半年后姑娘回上海了,从此他们再没见过面。但夕阳里塔里木河畔上海姑娘的舞姿,多少年来却一直印刻在董务新的心中挥之不去。那晚我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感动了,便拿出录音机让他录下了一段话。因为当时我在东方广播电台制作一档名叫《你的故事我的歌》的节目,我想回上海后替董务新去找到那位姑娘,请她来我们节目讲述当年的故事。

我的建议让董务新格外兴奋,于是在沙漠旷寂的夜色里,他对着我的录音机说道:“此刻,我正和我的朋友刘沙在罗布泊的荒漠中,我唱一首《塔里木河》献给我们遥远的青春岁月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你还好吗?希望你能听到这首你当年喜欢的人唱的你最喜欢的歌……”

风把篝火刮得噗嗤作响,也把歌声传得很远很远。月光下,我看到董务新那双浓眉大眼闪烁着点点晶莹。最终我没能找到那位姑娘,而董务新却一直怀



揣希望。几年后的一天他来上海,告诉我他马上就要带一支探险队去遥远的夏特古道。他嘱咐我,希望等他凯旋时,我能找到那位姑娘。

那年夏天,他带了一支十余人探险队,准备从天山以北的昭苏穿越夏特古道,进入天山以南的托木尔自然保护区。

那天早上,探险队想趁着清晨冰川融化前渡过木扎尔特冰河,不料刚趟水行走不到一小时,便被突然而至的激流阻断了去路。走在前面的董务新马上让探险队原地待命,而他则勇敢地冲向前方。他先是爬上悬崖,想在绝壁上找到一条线路。但悬崖太陡峭,于是便不由分说奔向激流。但是他没走几步便踏进了河道下的水沟,激流顷刻就淹到了他的大腿……

眨眼的工夫,董务新已被冲到了二百米开外的大转弯处。激流中,只见老董挣扎着向并不遥远的队友们摇了摇手,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依旧惦记着队友,示意这里危险,让他们不要过来。

使劲挥动的双手,成了这位勇士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影像。

2001年8月14日下午,在引领我们完成“中国首次百人徒步罗布泊荒漠”四年之后,董务新遇难于夏特古道的冰川激流中。

(在“中国首次百人徒步罗布泊荒漠”20周年之际,谨以此文献给倒在探险之路上的大侠董务新以及所有的勇士!)

前半生的爱「花非花」

高吟龙

“两性之间,只隔着一张纸。这张纸是不透明,在纸的两边,彼此高深莫测……男女关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实验”。这是《花非花:周国平对话王小慧》一章节中的导语。男女之爱是永恒的话题,他们坦坦荡荡对话着男女之情;而对于王小慧来说爱情之花似乎没来得及结果就如梦幻泡影。

芸芸众生中都会有“那天”。那天在德国的好友安斯佳,一往情深深几许的他从王小慧住所似荆棘鸟一样从窗口纵身飞下,瞬间像燃尽的蓝蜡烛湮灭,留下的是手里紧攥着一黄一白的小贝壳以及一句“我的唇永远达不到你的,它们之间有着沉重的距离”的遗言,那天是安斯佳的“夏日结束之日”;那天王小慧心里有着“剪不断,理还乱,是离愁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那天在与丈夫俞霖驾车同往布拉格路上遭遇飞来车祸,俞霖带着对王小慧满怀情深的爱离她而去,生与死转眼天地两茫茫;与俞霖相爱同结到此生缘断让王小慧久久沉思往事立残难以释怀。

苦难,挫伤使王小慧更加有生命的旺盛力,她对艺术的追求充满了无限活力。季羨林先生曾经说过:“人生最好的状态,就是活得坦荡、清醒、真实”。对于往后的爱情王小慧始终保持着坦然,在《花非花:周国平对话王小慧》一书中,周国平先生这样问道:“对,不过这当然是相对而言。我很好奇,在现实生活中,你是否感觉到异性之间这种沟通的困难?比如说,俞霖在车祸中离世已经十九年了,你一直独身,作为一个单身美女,我相信你一定有过许多追求者,而看来你一个也没有接受,至少没有走到结婚这一步,我想知道,你在遭遇感情事件时持怎样的态度,是什么阻碍了你重新进入婚姻?”

王小慧回答道:“我现在的生命轨迹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很多年我一直都照我自己的一定之规去生活,把很多可能性都排除了,而这种可能性其实挺多的。我没有去试,也没有时间去试。也许上次的失败让我‘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’了。”这就是一个真实、坦荡的王小慧。

情与爱需要人们理智地保存过往,也需要人们更清醒地面对将来。“人身上最宝贵的,一是生命,二是灵魂。一个人无论追求什么东西,都应该问一问自己的生命和灵魂,那是不是它们真正的所需,它们是否真正快乐,如此来确定取舍。”

王小慧在她的人生取舍之间,照相机与日记是不可夺取的重要部分,艺术与爱情,最终她会选择艺术。



跨越 (中国画) 沈舜安



人生很短,短到几十年如白驹过隙;人生又很长,因为每过一段,都会有新的梦想。对于我来说,临近退休的时候,我的梦想就是创办一家自己的公益机构。

公益梦起源于2006年,那年考出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。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十年中学老师的经历;也许是因为记者职业对于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;也许是因为期盼孩子健康成长的母爱;也许是因为发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兴趣所在;当年我的心里开始有了一个念想,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,可以运用自己所学,帮助那些遭遇心理问题的孩子和家长。

公益前行的路上,遇到了企业高管周老师、社区学校张校长、幼儿园胡老师、小学陶老师、医务工作者钟老师、精神科医师牛老师,还有很多怀揣心

理咨询师证书的同路人,我们组成心理服务团队,一起参加各项公益活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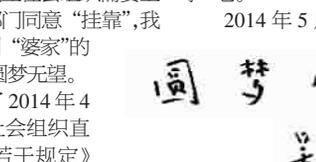
渐渐地,成立一家自己公益机构的梦想自然形成了。可按当时的政策,成立社会组织需要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同意“挂靠”,我们这个找不到“婆家”的“草根”团队,圆梦无望。

转眼到了2014年4月,《上海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若干规定》颁布执行,成立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不需要找“婆家”,直接申请登记了!我的圆梦时刻也随之到来了。

记得申办之初,当时分管的徐汇区民政局黄琴副局长、徐汇区社工协会朱会长亲自前来考察,面谈结束时,黄副局长当场表态,徐汇区欢迎你们这样的专业服务团队。当晚,我在家里填写申请表格,准备第二

天去递交材料。当填到机构名称时,问自己:为何在临近退休之年,要去创办这家公益机构?答案是:想干一件自己真正觉得快乐的事情,那就叫“乐事”吧。

2014年5月12日,我们的



上海乐事社工师事务所在徐汇区民政局登记成立,成了新政策的第一批受惠者。不仅如此,乐事还幸运地享受到了徐汇区民政局的新办社会组织扶持政策,免费入驻徐汇区公益社会组织孵化园,有了自己的办公室,并且获得了5万元开办资助金。在政府的各项支持下,我们的团队从此有了自己的家,

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至今,乐事已经成立三年多了,其间我们承接了不少公益服务项目,受益人数有数千,服务对象包括肿瘤患者、社区困境儿童和家庭、幼儿园、中小

学家长、复旦儿科医院大病患儿,等等,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系列活动品牌,如:“乐事魔法故事汇”、“乐事家长会”、“乐事读书会”等,在公益领域不断发挥着自

己的影响力。在服务过的人群中,最令人难忘的,是那个6岁的男孩和他的父亲。那是个单亲家庭,离婚又身患顽疾的父亲本已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6岁的男孩聪明好动,内心自卑而极度渴望关注。第一次团辅活动时,男孩是奶奶带来的,爸爸根本没有出现。第二次是奶奶、爸爸和

秋原·秋怀

邵益山

秋原

独立郊原看落晖,谁将秋色上青枝?已无猿马充驰骋,一任西风撩倦丝。

秋怀

高树蝉声逐渐稀,桂香散落逆风衣。阴晴冷暖依知觉?伫立窗前看叶飞。

十日谈

感受到司法改革给老百姓和法院带来的新变化,明请看本栏。百姓新曲 责编:刘芳、史佳林